

冬日午后的时光,依然很冷,迷蒙着泪戚戚的眼睛,慢慢地踱着熟悉的这条路。看不见路的样子,一直频频地看向天空——眶里怎么就关不住仅仅一滴的眼泪呢?这一滴总是漾在眼里,像是荡秋千,滚过来又滚过去,滚出来又滚进去,也不知是烫呢,还是冰。天空好像也看不清了,灰雾雾的;太阳好像也太刺眼,总是让人的眼睛眯着,被迫地眯着。

午饭吃得有点噎,梗梗地咽下去,是什么堵住了呢?不知道,真的不知道。听话的儿子最近很努力,午饭后,静静地看着手机信息;母亲最近很小心,总是和颜悦色地说着关心体贴的话。到底是谁惹伤了我呢?说话冲冲的,看着儿子看手机,过去就掀翻在地,还说他为什么看小说,儿子委屈地说没有看小说;对着母亲的关怀不耐烦地胡乱嚷嚷:“我已经说过了,不吃米!”而后,母亲愣怔一下,开始数落起来。这下安定了,心沉沉的,不再烦躁,默默地冲了油茶喝。油茶的丝丝热气升到空中,也升到了眼睛里。儿子气恼地拿起书包上学去了,母亲也一言不发地出门了。瞬间,家里就剩下了正在慢慢喝油茶的我。

热乎乎的油茶很暖和,双手捧着碗,把脸埋在热气中,突然就泪如雨下。恍惚间,就觉得自己是个多么无助而悲伤的人,离开一种精神的抚慰,好像也是一件很悲戚的事情罢!看看空荡荡的冷冷的屋子,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切物品都依然故我地得意着,看着高低柜上被换了的不一样的玻璃,它们像张开的大口嘲笑我的落伍和卑微,给我忧伤的心平添了更多的压抑和刺激;写字台上的黑乎乎的硬伤是母亲多年做衣服的证明,也像烙印一样烙得我满心疮痍;衣柜上陈旧的镜子照着变形的我,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并扭曲着这个家里原本美好的一切……这些旧式的家具像拉锯一样一点一点地将我的心抽离。曾经,它们给予我的关怀和爱,让我感受到无限的心怡和温暖。可是现在,同伴们时尚的家具和住所,让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旧式家具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讽刺和否定,这让我很不舒服。我的身心像被挖了很多洞,每一个洞都要抽走我很多的美好,我每天的任务好像就是填补我身上的洞。这些洞,就像是某一种温馨的束缚,绑住了一些对奢望的恐惧,温馨了一些对现实的臣服,之后,才渐渐觉察,它实实在在地抽离了我身心里点点滴滴的自尊和温暖。

喝一口咸咸的油茶,品着咸苦咸苦的滋味,看着油茶里许许多多的白色芝麻,这白色芝麻漂在褐色的粘稠的液体里,有些刺眼的亮。像那一天夜里的雪。

那是很多年前的一天夜里,很美的下雪

的夜里,这些家具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镇。很清晰地记得那晚的雪下得很大很大,鹅毛般的大雪,在路灯下变成了亮亮的粉红色小花,小小的我挤在卡车上那些新家具的空间里,仰望着夜空中纷纷扬扬的大雪,纯纯的喜悦里夹杂了更多更多的茫然。我很欢愉地看着黑黢黢的天空,迎接着一片一片亮晶晶的美丽的雪花,努力地数着花瓣,却怎么也数不清到底是五瓣还是六瓣。雪花飞舞,配合着我跳跃的心情——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,还搬走了我爱的新家具,莫不是我们要搬家?那我们就要转学了?我的学习正突飞猛进呢,我的老师对我正特别好呢,这些

沉淀

◇ 江之蕊

都怎么办呢?不过,新环境总是让人兴奋的!怀揣着对新环境的憧憬和对旧环境的留恋,我们到了一个偏僻的四周都有旷野的村干部家属住房区,那是小姨的单位住房。后来的情况是,搬家猜对了,转学猜对了,就一样没有猜到——好好的爸爸妈妈怎么就分手了呢?于是乎,这些家具就和母亲和我们三个女孩子成为了新的一家人。这样的“新环境”带来的不是兴奋,是无奈的沉闷的霹雳。

之后的日子里,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放学后回家做家务,洗碗之后常常会擦洗我的新家具,这些家具很时尚,仅用清漆刷过,发出晶亮的淡淡的木头黄,平滑的面、层层优雅的花纹,像叠加的许多微笑着的嘴唇,漾开来,漾开来,一直漾到桌面、抽屉面、柜面的边缘,直到浅浅地消失;还有柜门下面用若干个边长1.5厘米的菱形小木块拼成的好看的几何图形,以及用逼真的花瓣形木块拼成的莲花图形,都让我无比的喜爱……每每抚弄着这些美丽的木纹和花形,我都会惊叹:“怎么就这么好看,这么匀呢?”没有人回答我,我自顾自地惊叹着,抚摸着、好奇着、也享受着。

家具们在我的爱抚下虽然被辗转了很多地方,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脆弱,反而沉淀出更深的颜色和更厚重的质地来。它们真是元老了,泛着岁月的智慧和淡然,慈祥 and 容忍,虽不及曾经的光鲜,但那份儒雅和沧桑给了我更多的依恋和怀念。前几年,曾在一家小型家具店打工,老板最看重的一套家具是红木的,也是我最喜欢的,黑红且亮的家具让我擦起来倍感亲切,总感觉是熟悉的味道和质地,每一个面,每一个棱角,每一条边,擦起来也

就格外尽心尽力,每次擦,我都想,什么时候我能把家里的家具换成这红木的呢?离开的那一天,我抚着红木家具留了一张影,也把这希望怀揣到了连心都看不到的地方,因为太昂贵了。后来,偶然在北京看到一套古董家具很像自家的家具,那昂贵的标价让我咋舌,就异常怀念起自家的家具来,还庆幸没有被换掉。——那些新潮的时尚的杂木家具,哪里有自家的松木家具厚重啊!

可是,家具在快快乐乐的清贫中度过了很多年之后,我见过大哥大了,买过传呼机了,电脑也来了,手机也来了,现在智能手机的功能都越来越多了,可唯独,这家具好像越来越不配套了。它们的笨重和样式守旧越来越不能和谐地响应这个时代,什么时候能让我翻整一新呢?

我有些痛苦又有些无奈地扫视一圈,继续无奈地低下头喝着有点温热的油茶。糊糊一样的油茶在筷子的搅动下衍出一圈一圈的晕圈来,褐色的晕圈像艰难的一年一年的年轮,结结实实地圈成了过去的岁月。我知道,最使我苦恼的不是我的家具,而是我单薄的力量和贫乏的智慧,如果我的智慧够强大,我就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,我就会有能力购买新的住所和新的家具。已是不惑之年的我,到底该怎么去做呢?我的智慧从哪里升起?深深的焦虑击毁了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自强自立,向上的灵魂似乎在一瞬间轰然倒塌,我的心沉到了谷底……我开始淋漓地啜泣。眼泪只管扑簌簌地扑簌簌地掉下来,掉下来,全然不顾我怕死的心。我知道我不能没有向上的灵魂,不能连一点精神的希冀都没有,可是,到底是什么抽走了我的希望和梦想?让我感觉全身心就剩下了一张空空的瘦削的皮囊?极大的恐惧让我紧紧地端起了碗,希望暖暖的油茶可以抚慰一下我空空的心脏……

油茶因为我的搁置有些凉了,也有些沉淀了,粉质的面沉在了碗底,上面是一层清清的水。这速冲的油茶,就是不如自己经过蒸面粉、炒面粉、熬汤三个步骤做出来的油茶香啊!里面可以放自己喜欢花生碎瓣、核桃碎瓣,能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。“以后还是自己做,”我想,“还是自己实实在在做的饭食香。”……木质的筷子尖儿因为炒菜的缘故有些发黑了。操劳,奋斗,埋头前行,这样拼命的生活竟然没有让我们换掉如此细小的家具!翻转着筷子,盯着筷子,眼泪哗哗地落下来,沉沉地重重地落下来,似乎要洗去曾经守旧的一切……



与母亲的往事

◇ 李淑芳

母亲离开我整整十年了。十年来,许多有关母亲的往事已逐渐变得模糊,唯有母亲的目光烙在我心里,久久挥之不去。

二十多年前,我还在八里外的镇上上初中。记得是个星期天要归校的下午,当初不知为啥与母亲发生了争执,青春叛逆的我,扔下还在劝说不停的母亲,索性拽起书包一个人返校了。我抄小路,一步并三往前赶,空旷的四周静的出奇,刚露土的麦苗越发显得冷清,孤寂倾刻笼罩着我,心跳像奔跑的小鹿咚咚作响,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。冬日的太阳落的早,当暮色降临,我越发恐惧,张望四周:隐约看到远处麦地里一个披头散发,裹着大衣的人向我这边走来;百步,越近了,五十步,我大气不敢出,手心拽紧一把冷汗。遥望大路上偶有三俩人骑车经过,还未等我鼓起勇气喊出时,已远得没了踪影。我悔,悔当初不该和母亲呕气,我恨,恨自己竟然如此不争气。当披头散发,衣衫褴褛,面色狰狞的流浪汉就要靠近我时,

惊慌中回头一望:我看到了母亲,母亲正大步流星向我奔来。像找到救命的草,我一把扑到母亲的怀里,大哭起来。委屈、害怕,一股脑儿全部抛给了母亲。母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,指着那位流浪汉说,那是谁,我忙摇头不知道。流浪汉从我们面前苍惶而过,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原来我走后母亲仍不放心,丢下手中活计,一路小跑随后跟了我七里多地。在母亲的温暖的目光中我放心地踏上归校的大路。

母亲重病在床那段日子,我在县城上班。自知病情已无回天之力,母亲拒绝我们再给她行医问药。遵照老人的意愿,我们回到老家的小屋静待时日。每天我奔走在单位、母亲与怀里抱着需要照顾的女儿之间。患重症肌无力的母亲已气若游丝,四肢不能再动弹。每次她无奈于我张罗的她的吃喝拉撒,穿衣解戴,已浑浊的目光里,依然充满了怜惜与疼爱。每次离家时,我拉拉母亲的被角,抚摸着母亲的额头,低头俯身在母亲耳边叮咛:“妈,我走了”。母亲总用微

弱的声音发出:“我照娃着。”然后努力地扭动脖子,眼睛死死盯着我离开的门口,目光里满满得不舍和爱恋。我知道,去一次,将要少见妈一次。我牵挂着母亲,孱弱的母亲依然尽其所能用她的方式疼爱着我。泪水禁不住时,我忙扭头用手撇掉泪水,生怕母亲看见再难过。

我就这样生活在母亲的目光里!年少淘气撒欢,母亲替我担忧;有点成绩瞎乐呵,母亲露出赞许和欣慰;成年人生路上受挫折,母亲眼里充满鼓励和期待;不懂事时,我反对她,伤害她,她包容着,爱护着你;做错事时,我甩脸子,摆谱子,身心折磨着母亲,她不计较,不辩解,像宽阔的山谷包容着儿女们的一切。其实,我又何尝走出过母亲的目光!儿时的依恋,少时的爱恋、老时的留恋,我在母亲的目光里流连忘返,肆无忌惮,为所欲为,一直温暖幸福地徜徉在有母亲的日子里。

散文苑圃



雾霭

◇ 牛宝川

上帝也是气的发疯
他的子民污浊了整个天空
他想查看他的子民
雾霭却挡住了他的眼睛

汽车的尾气天天产生
工厂的烟筒朝天高耸
农村的秸秆天天冒烟
垃圾的焚烧遮蔽着天空

啥时候还我蓝天白云
啥时候才能看到星星
啥时候别叫看到雾霭
啥时候擦亮上帝的眼睛

上帝保佑着他的子民
子民们干的都是些啥事情
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
恳请你们手下留情

长河观秋

◇ 郝云飞

荡荡条山,
绿染千畴浩平川。
把酒重阳写辞令,
只求明年同。
奈何关山古道,
忆当年,
兰陵为盟。
长歌难表,
戎秋旧事,
十年乱离。
弹指年轮,
宿草何曾泪有干?
颠沛何故多流离,
何忍雁各飞。
秋月晚波如寂,
明月落桐影自长。
中条山上,
柏松夹道,
只争寸土。

大江西上·绛怀风

◇ 郝云飞

涑水东流,
幽嫣绛怀春,
是处如画。
马儿涯下松涛劲,
苍柏挂雪不低头。
望眼中条,
品题己丑,
基业冠九州。
伏枥孱残,
如云一时去也。
赤诚丹心忧国,
杯水车薪,
焉能有陶写。
平阳虎落从头上,
农夫终归绿野。
夜与昼争,
心眉相愁,
何用竹做气。
弃舍人岁,
要孺子牛为黎民。

诗笺